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五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二十五

元　吳澄　撰

禮運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迹運遷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方氏曰帝王咸時以義起禮雖時而轉非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音預蜡仕嫁切觀古亂切喟去媿切逮音代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祭禮有不備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皇氏曰遊登遊熊氏曰遊目而看孔氏曰仲尼與蜡祭魯臣而稱賓者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也觀謂宮門雙闕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闕者以天子禮也魯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

具所嘆之由葢疑辭譏也言偃侍於是問所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大道之行與三代英異之主雖不及身見而有志記之書存焉披覽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長知兩切矜古頑切分扶問切惡烏路切為云偽切

鄭氏曰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也睦親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匱乏也有分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奧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為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也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尚辭讓故也同猶和也孔氏曰此先明五帝時也為公謂不私傳子孫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德才能之士不使世繼為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也講談說信不欺也修習也世淳俗美凡所談說皆不欺之言凡所行習皆親睦之行君既無私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子己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以終其天年壯者不愛其力而均有所用重任分輕任并斑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長育以成人窮民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為歸嫁不失時各得其所故云有歸也貨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惡棄

地耳非藏為己用有之輒與也為事不憚劬勞惡惜力不出於身耳非私己營辦也夫謀起於詐天下一心則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興起也民無匱乏而能者在位則盜竊亂賊不作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為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方氏曰選賢與能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證曰盜非真盜亂非真亂謂有為盜為亂之才者也竊謂攘人之貨以利己賊謂逞己之力以害人作為也盜才雖能竊攘亂才雖能賊殺而皆不作其事

下文謀用是作之作作起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去先呂切

孔氏曰孔子生三代之末故稱今天下為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人化之亦各親其親子其子自藏其貨以資己用自出其力以成己事大人謂諸侯亦皆世繼父傳子曰世兄傳弟曰及有子

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城內城郭外郭溝池城之塹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也紀如絲之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能無失故須以禮義為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田耕稼之所里居宅之地授之田宅貴賤亦各異品賢猶崇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所以崇重勇知之士立功起事不為它人以智計度而謀作以勇戰鬬而兵起選猶英也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能用此禮義以為治故為三代之英選也謹猶重也言此六君子者皆以禮為重而行下五事也著明也事有未當以禮明之而使皆得其宜考成也民有相欺以禮成之而使皆以其實有過差者以禮明之使是非不惑刑則也行仁者以禮為則也用禮與義講論之使揖讓

也以禮行上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示民以為常法若為君上者不能用此禮以行之則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視之為禍患如桀紂幽厲則失其天下而勢位去己也此以上言三王之時不及五帝大道之時但天下小安而已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按下云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蔣氏曰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

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切夫音扶相息亮切遄市專切殽音效冠古亂切朝音潮

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以如此乎禮之急也為問禮本乎天道出乎人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還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生之異此其所以為急與於天曰本於地曰殽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達於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三百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馬氏曰天降衷於民先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所同縱之則滅天理而

窮人欲先王制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鄭氏曰相視也遄疾也言人而無禮者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禮達於下而民知禮則易教孔氏曰失禮者死若桀紂也得禮者生若禹湯也聖王法天地鬼神制禮以教民喪則哀篤君親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共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朝聘是臣之敬上事君八者之禮達無教不從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聖人示之以禮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可得而正也澄曰本猶根也殽讀作效與效通用列陳布不一之意鬼神祖廟山川五祀之屬言制禮者必根本乎天倣傚乎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達而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之後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之後坤乾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方氏曰極之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故子游復問之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略言則文獻皆不足徵詳言則書之文猶有得焉坤乾謂之義夏時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四時之迹為顯故以德言澄曰禮之名數制度非可以虛言言也故子游復問夫子之窮極言禮其所考證有可得而聞者否

夏道殷道謂夏之禮殷之禮也之往也徵證也杞宋是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天子之禮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於杞得夏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略可推夏時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也既無可證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或曰坤乾言義夏時言等何也曰二書既亾不可知已說者謂坤乾為歸藏易則亦占筮之書如周易之有六十四卦但次序不同耳韓宣子於魯見周之易象而謂周禮在魯蓋因其卦象之義而云說者又謂夏時為夏小正之屬夏小正一篇今在大戴禮記中如小戴記之月令而略或是如月令載逐月所行之政事故云等也

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

足徵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一說謂吾得夏時吾得坤乾非因之杞之宋而得此二書也蓋夏殷之禮杞宋既不足證猶幸平日得此二書吾但以是二書觀之畧可知其大槩而已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舍音捨

謝氏曰夫子欲觀夏道杞不足證欲觀商道宋不足證觀周道而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魯之郊禘非禮

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孔氏曰此正明孔子嘆意嗚呼哀哉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此禮無可觀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道衰言魯子孫不能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馬氏曰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為非禮周公其衰矣非周公之衰也言僭用天子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為衰延平周氏曰杞宋之不嫌於僭者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澄曰周道亦謂周之禮周禮初遭厲王之亂而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遭幽王之亂而廢墜益甚平王東遷禮不能復舊矣孔子所以傷之也周既不存其禮當時諸侯唯魯號為猶秉周禮者然郊禘二祭以諸侯僭天子則不合於周公之禮故

曰周公其衰言周公之道衰微而不行也又言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修其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周公所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圜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按此篇子游因夫子之嘆而發問夫子既答而子游復問者再至此夫子又自言其嘆之意自此以下竟篇末舊說以為皆夫子之言未必然也或是夫子既言之後子游退而述其平日所聞所知以成篇或是子游門人述其師所言之意而作或是知禮者先述夫子子游問答及夫子之自言而遂廣言之歟然非出於聖人之門者不能及此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音煩捭卜麥切汙烏華切抔步侯切蕢音塊桴音浮

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皆始諸飲食之事孔氏曰禮以飲食為本中古質略雖有火化未有釜甑以水洮釋黍米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若如也言非但可以事生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山陰陸氏曰蕢桴以蕢盛塊而為桴焉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為桴鄭以蕢為

由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堂位又誤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為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章注以瓦為匡不必築土也抔若張釋之云一抔土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澄曰此以上所言雖有中古時事然猶簡質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中古以後可從之禮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號平聲皋音羔飯扶晚切苴子餘切知音智首手又切鄉許亮切

鄭氏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北首陰也南向陽也孔氏曰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

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孰者欲葬設遣奠包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延平周氏曰自黄桴土鼓而上後世有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號而下後世無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澄曰及其謂及至中古以後之時也死也升屋而號告謂行復禮既號而又告也臯者號之聲某復者告之辭也體魄謂形體精魄降謂降下在地知氣謂神識魂氣在上謂升上在天其號其告望而求諸天之陽明者蓋為知氣之在上而然此時猶以生道處之冀其知氣來復而可以生也始則飯腥終則苴孰藏而歸諸地之陰幽者蓋為體魄之降而然此時始以死道處之俾其體魄得所而安於死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二句結上文也從其初初指及其以下所言之禮謂

今日死之首陰生之四陽皆是從中古以後之求生於陽歸死於陰者也自夫禮之初至此第五節之一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窟苦忽切橧音曾茹音汝衣於既切

鄭氏曰此皆上古之時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孔氏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橧巢木處以避暑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大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合如字又音閤炮薄交切燔音煩亨普伻切炙之石切醴音禮酪音洛

鄭氏曰作起也修火之利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瓶大炮謂裹燒之燔謂加於火上烹謂煑之鑊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烝釀之也酪酢截孔氏曰燧人出火但用之簡小更修使益多范金謂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作器物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甓之所當先也方氏曰非無火也特未能修之以利人耳范

即荀況所謂形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也夫居宮室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以代血毛治麻為布治絲為帛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澄曰修火之利一句總下三事范金合土為宮室一也炮燔亨炙為醴酪二也治麻治絲為布帛三也皆須火之利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二句結上文也從其朔朔指後聖以下所言之禮謂今日人之始終祭之小大皆是從上古以後之所居所食所服者也朔亦初也初猶日至為一歲之始謂生陽死陰一事之始也朔猶月朔為每月之始謂宮居火食衣帛衣布三事之始也自昔者先王至此第五節之二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夕限切粢才細切醍音體嘏古雅切祜音户

鄭氏曰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户也皇

氏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其泛齊當在玄酒南醴齊北熊崔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按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主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按少牢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上神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工神天神也祭

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穆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澄曰此蓋言祭之初事也君臣父子皆指尸與君言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也祭之初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有所也第五節之三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祝之六切殽音肴越音活冪莫歷切衣去聲醆阻限切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孔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

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疏布謂麤布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燔炙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此則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寞也澄曰此蓋言祭之中事也第五節之四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鉶音刑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孔氏曰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乃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煑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羮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擬賓客及兄弟等澄曰此蓋言祭之末事也成猶言全備也自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故云大成第五節之五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方氏曰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祝嘏辭說古有常訓不可易焉故莫敢易澄

曰大謂尊大之假謂君與尸所假以告神告人之辭尊大其辭而不敢輒有改易也故曰大假或曰假與嘏字通用大假者大其嘏辭也嘏尊祝𢌿以尊統𢌿故但言假此第五節之六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澄曰此第五節之七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斝古雅切

孔氏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延平周氏曰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也鄭氏曰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八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孔氏曰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被臣之刼脅也鄭氏曰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脅君謂刼脅之君也蔣氏曰繫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所以竊據僭逼之事莫之禦與澄曰此第五節之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孔氏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具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周禮四命受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

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鄭氏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延平周氏曰以官事不攝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十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切衰倉回切朝音潮

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孔氏曰

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為非禮也此第五節之十一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禄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忠今此是謂制度論其善者論古之制度如此今則不然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别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明其專於百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新安王氏曰幽國僭君脅君亂國君與臣同國皆諸侯

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澄曰此第五節之十二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音怪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其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

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澄曰此第五節之十三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延平周氏曰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蔣氏曰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學下之情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驅馳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謔澄曰此第五節之十四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别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

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儐必刃切　疵才斯切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故政不正以下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曰儐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制度以禮考之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國政得治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己危大臣倍君小臣盜竊惡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澄曰凡言故

者皆承工之辭是故者雖承上而又更端也此一節內自是謂承天之祜始言是謂者十三而此條最在後又此條以前八是謂皆指失禮之一事言而此一條舉失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為起語也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儐鬼神也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人事於顯感鬼神於幽麤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別親疎尊卑之等殺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致有二一則君位危謂君不安也二則法無常謂政不治也君位危謂失其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

儀亦紊其次矣則君位危則法無常二則字皆蒙政不正三字君位危之下言則者倍竊肅敝皆因君位危而致也法無常之下言而者法既渝其常而禮亦紊其次禮無列下因法無常而致也士之所事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懐嚮矣此疵病之國也蔵謂蔵於其中而遮護之也為政以禮則國之政治而君之身安此政者君所以遮護其身而使之不危也上文是謂大祥以前三是謂皆言禮之善而以此禮之大成也一句結之此是謂疵國以前十是謂其二言禮之例其八皆言禮之失而以故政者君之所以蔵身也一句結之又起下文也此第五節之十五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於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

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殺音效下同

為政而降下教命必原本於天倣效於地取法於衆鬼神因郊祭而降教命者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者是法地也教命降於祭祖廟之時者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也降於祭山川之時者是取法山川所生之材可以興功作事也降於祭五祀之時者是取法戶竈門行中霤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於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政皆出於禮矣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牢固也此申上文政所以藏身之意舊本以降命之上闕於地二字命降於之下闕郊之謂本天降於七字今補之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樂音洛

鄭氏曰並謂比方之也孔氏曰參於天地法天地也並於鬼神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也皆以修治政教也澄曰處謂居處處下其字指禮而言所存謂政之中乃禮之所存也玩謂習熟玩下其字指民而言所樂謂政之善乃民之所樂也言聖人參擬於所郊所社之天地比並於祖廟山川五祀之鬼神者蓋因其禮以治其政也政原於禮則政善而民樂之所以治也禮得居處於其所存者之政禮之所以序而不失也謂禮寓於政之中也民得習熟於其所樂者之政民之所以治而不亂也謂民安於政之善也民之治即政之治也此申上文禮所以治政之意自是故夫政至此第五節之十六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養羊尚切又如字下同

耕種斂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也人類蕃衍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者師之所教師謂右塾左塾有國老庶老黨庠遂序有鄉遂官屬也正謂禮也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之人以為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皆以正天下國家之禮而用之君身

得立於無過之地者動皆以禮故也若不以禮則不免差謬是有過也所明謂人所視傚明人謂視傚他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德可為師身皆無過故人視傚之若君視傚人則是身猶有過而不足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人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其君君撫臨之而冀得自安者也竭膂力以服事其君君任使之而冀得自顯者也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文禮所以安君之意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

今讀如字

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分扶問切知音智去羌呂切變

朱氏曰達謂達於下孔氏曰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達也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分之定也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也張子曰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生也足患於其時為不善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正為禮達分定故在下以苟生為患也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詐怒貪者人不敢存其私意也知勇仁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郤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鄭氏曰患謂見圍入澄曰承上言君因天地人之自然而以禮用之則

身得無過德既絶人而位又極尊故為人所明所養所事而無明人養人事人之禮此禮既達於下則上下分定為下者知盡其分危難之世則思盡節而以委命效死為樂故曰愛其死言愛其死而能盡分不畏死也安平之世則思盡忠而以竊食偷生為恥故曰患其生言患其生而能盡分不苟生也凡有知有勇有仁而為君所用者皆務竭誠而不間以私盖知者能謀而或私以己之譎詐為謀勇者能武而或私以己之忿怒為武仁者能愛而或私以己之貪戀為愛則是不盡於己有負於君故知者去其私詐勇者去其私怒仁者去其私貪而不以害其三者之公理也所謂患其生者如此設或國有大禍君以死社稷為義則臣皆從君死社稷以為義也若為己之宗廟而死雖或可死而與為君而死者不同故謂之變而不謂之義義者禮之正而合其宜變者禮之變而非其常也所謂愛其死者如此諸家解患其生與愛其

死只是一義唯張子說精當今從之

自故天生時至此第五節之十七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耐音能　辟音闢

鄭氏曰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孔氏曰此因上生下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蔣氏曰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一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為是言哉古之聖人揔攝人

心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蓋亦灼見是理而為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義興利銷患而人心一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馬氏曰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遠而中國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寡一家衆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若父子之親有以相使也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若手足之用有以相衛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

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切下同

鄭氏曰唯禮可治之耳孔氏曰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好六情之外增一懼為七人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信則無所欺睦則有所顧省此皆和義故謂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召禍故謂人患蔣氏曰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度大洛切見賢遍切

孔氏曰端謂頭緒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尢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心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

色厲而内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忖度者以有禮也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山陰陸氏曰言揆之於禮無所不察方氏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澄曰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至此第五節之十八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天覆地載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氣與魄交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必因天地鬼神作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可

知也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神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馬氏曰莫不稟五常之氣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也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為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柰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苦弔切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月生而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孔氏曰上言人秉天地陰陽五行鬼神而生此又述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出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月之生稟於日光三五十五日而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盈謂其伸缺謂其屈天直言垂日星而已月有虧盈故備言之方氏曰播者分布也項氏曰五行言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四時言十二支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謂布五行於六支為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矣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乎晝而生月星明乎夜而麗辰懸

垂于上以照地之形於下地有水火土石山者土石之凸起而藏火川者土石之凹陷而行水孔竅于下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晝夜常明故别言于後分播五行之十干於四時之十二支則為六十六十其極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月之生每以三十日而晦復朔故曰和而后月生日星山川以言陰陽月之盈闕以言鬼神之屈伸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主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竭其列切還音旋六和户臥切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項氏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

以成六十日也澄曰五行之動總已下四者五聲五味五色皆五行也動者運轉而不一定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十二管謂黃鍾大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律共為十二管也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亦必溫熱有六和涼寒有六和共為十二食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六章十二衣謂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上衣繪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下裳繡六章共為十二衣也下裳亦言衣者統於衣也五行為四時之十二月所負戴則每月各有木火土金水還相為十二月之本而共成六十日矣五聲為六律之十二管所負戴則每管有一宮聲還相為十二管之宮每宮又各有商角徵羽而共成六十調矣還相為質有二下句質字家語作主今按上句質字宜為主字五味為六和之十二食所負戴則每食各有酸苦甘辛鹹還相為十二

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共有六十矣五色爲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黄白黑還相爲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共有六十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別彼列切

孔氏曰人生天地之中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曰天地之心方氏曰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禮水智土信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入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别聲被色而生也食之於口别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别獨於聲言之别者以微妙尤宜致别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澄

曰五行之氣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仁義禮智信則其端可見矣猶物在中間而端倪見於外也故曰五行之端凡上文所謂五行五味五聲五色者皆備於人之身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量音亮畜許又切

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既言陰陽而又言四時但言日星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為詳略也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

質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為畜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應氏曰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端造始之可見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大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細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網有紀以分其日一月徧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為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為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為質則亭毒胚腪不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為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為之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為善之人情以為之田而修治墾除

之功無不至四靈益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罝網之所可循也能盡致而為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孔氏曰執禮義為器用以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天地應以徵報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也廬陵胡氏曰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為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為量非以月為量也益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為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為徒他做此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

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睹丁古切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為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别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為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物可舉者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為陽怒為陰以陰陽為端則人之情可睹而見也時者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為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者示

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於先後之序也故以為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為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為聖人之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鄭氏曰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也由用也孔氏曰靈是衆物之長長既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廬陵胡氏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與主也民

以為主也昭十有三年傳云國有奥主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鮪云軌切淰音審獝況必切狘況越切

鄭氏曰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孔氏曰讀淰為閃者淰字從水閃字從門中人言水中之形狀忽有忽無如人在門或見或不見也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知人情者與上三族相互馬氏曰於龜言人情不失蓋龜能逆知人之情

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也澄曰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第五節之十九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説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瘞於例切繒似仍切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孔氏曰工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之事先聖王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著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必有其禮也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而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方氏曰禮之始自天子出終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患禮之不達於下必有以教教以祭祀者使民知畏敬也祭郊以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祀社以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

祖故曰本仁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為祭主於內而山川鬼神在外有賓道故曰儐鬼神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因時以用事故曰本事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己然故後史以王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瞽侑者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耳孔氏曰天子行臣禮而事天是欲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髙在上故云定天位至尊而猶自祀社是欲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馬氏曰祖廟逺則殺之以示義近則隆之以示仁離而言之有仁義之别合而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祀祖廟所以本仁山者地之髙川者地之深皆有興作之功而有鬼神

以助其幽故祀山川所以儐鬼神中霤戶竈門行制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祀五祀所以本事自郊社至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為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三老在學執人倫之禮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除其疑正其行防其失夫如是者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守至正何也中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不動是性之正也澄曰達自此而通於彼也承上章之意而言謂聖人凡事問於蓍龜則禮既上達於神然猶患其不能下達於民也故身行上下內外大小之祭使尊敬孝愛報事諸禮民皆視傚知之由之則是禮達於下矣而又隨其所在羣臣各効其用則王之一心常在中間外無作為事物不撓而得以守其至正也至正謂不偏之極心不著於四旁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孔氏曰此論禮達於下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長樂陳氏曰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有嘏以告

神之慈也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澄曰孝慈服焉下闕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十字今補之謂祭山川以禮則皆知山川所出之材可以興作是為有功德於民者而報祀之也五祀中霤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於季夏户自内而出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也故祀之於春時門自外而入内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祀之於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於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内户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於冬時察此制度可以正法則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修謂整葺無虧闕藏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按上文祭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利本仁儐鬼神本事則其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也此

篇論禮三千餘言反覆推明深遠詳盡而篇首禮義以為紀中間禮義以為器兩語是以禮義並言至此又以義之修禮之藏結上起下而竟篇末皆兼言禮義自故先王秉著龜至此第五節之二十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音泰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孔氏曰此上既言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為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

罰陽氣變為春夏陰氣變為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禮則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令其官於天者結之也方氏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唯其時也未始有常故曰變慶氏曰官猶主也長樂陳氏曰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也澄曰此天字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而言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扶問切養音義

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與地即大一之分也故曰本於大一分之為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澄曰此但言天地不言大一者天地即大一也列而之事即列而為鬼神也鬼神者造化之迹陳列於萬物禮之陳列於萬事亦然變而從時即變而為四時也禮之從時而變亦如春夏秋冬之變協於分藝即轉而為陰陽也協合也分分別也藝材能也陰陽二者之別各有所能而禮之各有分藝與之合也居人猶言在人養鄭注作義是也儀文為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為義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貫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士之祭禮也有少牢

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覲遇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鄭氏曰貨摯幣庭實也力筋力彊者也孔氏曰辭讓者賓主三辭三讓孟子曰辭讓禮之端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竇音豆壞音怪喪息浪切蘖魚

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於外者而禮義乃四端中之二比百行為大故曰大端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言人之形體會合也膚最在外肌次之筋又次之骸最在內以肌合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有禮義則凡所講談皆信實之言凡所修為皆睦婣之行形體莊重皆能堅耐彊立而不怠惰放肆也其於大倫則生事死葬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為大頭緒也人性之動有愛喜樂欲惡怒哀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為無所乖戾之和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逆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於天道矣言達天道在順人情之上者以大小為序不以先後為序也竇謂水穴溝口上受泉源下注川流者也三所以字始言敬身中言明倫終言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

之功故唯有聖人能知此禮之不可不為而不已於為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壞其國喪其家亡其身者蓋不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故也壞國謂壞亂之國喪家謂喪敗之家亡人謂亡身之人以禮治人譬如以糵釀酒均之為用糵之酒也厚用糵則其酒醇薄用糵則其酒醨均之為用禮之人也厚於禮則為君子薄於禮則為小人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人之知禮然比之小人則為厚矣小人者鄙夫雖未至如壞國喪家亡人之去禮然比之君子則為薄矣其品有四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小人也去其禮者壞其國喪其家亡其身之下愚不肖也首句言禮義下文但言禮者省文有禮則自有義也順人情三字為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篇終皆演此順字之意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

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耨奴豆切

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無禮無義者心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修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前言禮者君之大柄而此以義為柄禮者義之質則義之柄亦禮而已孔氏曰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聖人以禮耕人情農耕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以禮正情既畢又須理義以教之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存是去非則善也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修禮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盛也應氏

曰學撰千古羣經之奥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揫歛而收取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澄曰凡日用常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内則少儀所記者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熾猶以耒耜耕墾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者所當然之事義者所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以嘉穀則漸漸發生萌芽也雖已通曉其義又必愽考前言往行審問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非義之義則能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枝條而別白之也理雖有萬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總聚於一而心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

有彊仁者有利仁者未遽至於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至樂者養人性情而變化氣質其功最大播揚歌舞漸染薰陶則久而自化不自知其至於安也學者格物致知之智義以學而後其義精仁以樂而後其仁熟始乎禮終乎樂此聖王執師道以教天下之民其次第如此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彊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承上文而釋禮義仁三字禮者其事義者其理事對理言則事實理虛故曰禮者義之實起作也合之於義而合則雖昔所未有之禮可就此義而作此禮蓋雖未有其禮而義固在禮之先矣及已有其禮則義

各在禮之內也禮之與義二而一也藝謂所能之事禮是也故禮為六藝之一禮以分別所宜者為義故曰義者藝之分仁者全體節猶竹之節裁制各有限則者為義故曰仁之節以其為藝之分故義能合於藝講猶明也以其為仁之節故義能明於仁發彊剛毅足以有執故得義者彊譬之木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共一根本者為仁故曰仁者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略無違逆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與下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益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

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耜音似

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粗義精精者粗之大故為禮必本於義也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耕種耨者非一處穫則合聚而積於一處我稼既同是也仁而未能安是與仁為二也仁未為我之所有猶所穫雖已積聚然未得炊米作飯而食之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猶炊飯食之而充其腹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

順之用未達猶既食之後内腹雖充而外體弗肥也仁之功用彌滿於兩間而無不順則猶食之滋液周浹於一身而體皆肥也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人情之極功焉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徳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四體四肢也既正謂皆肥而無偏瘠之處孔疏以膚為革外之薄皮革為膚内之厚皮總言一身也氣血

盛肌肉豐而充滿盈溢見於膚革人謂人之一身上文以一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人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為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偽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家國天下一一皆順故曰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

不𢘿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𢘿于粉切繆音謬

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生而養之死而葬之亡而祭之各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也孔氏曰前雖明家國天下之順而尚於條目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孔子答無遺之問云生事死葬及祭之皆以禮是也鄭氏曰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熊氏曰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人皆明理順各得分理所以大小淺深並合其宜是順之至極也蔣氏曰治至於大大順此聖人御世之極功而以為養生送死之常事不過即常事以言順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於滯則𢘿所從生

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謬所從起事莫不有細也細而不能曲中於理則瑣碎之失所由萌至於深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以為別連則有相及之迹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制天下事物之宜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因而有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離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分者此大順之功用注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澄曰鄭注蓄亂滯合葢謂藏蓄逆亂之不順而澀滯其協合之順也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庶事大積者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宛結矣迭施並行者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其細行者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

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山陰陸氏曰凡積善兆並行善繆細行善失深宜不通戕宜無間連善相及動善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殺所戒切

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舉世之人皆明於順則上下分定事物各當可以保守而不至於危凡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卑賤者不可加豐尊貴者不可減殺各安其素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過度而可以和協其危也合謂和協和協者順危者不順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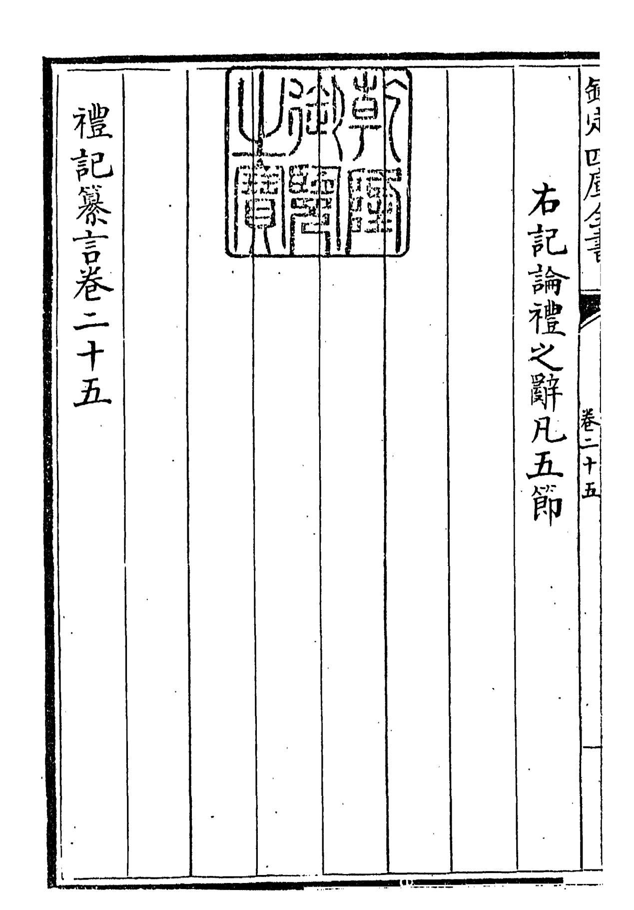
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當丁浪切孽魚列切棷音藪闚欽規切則是無故體信以達順故二句並故字句絕

延平周氏曰父子篤兄弟睦以下言順之人也大積而不苑以下言順之道也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

之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鄭氏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不易其利若民失其業則勞敝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鱉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應氏曰用水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孔氏曰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長樂陳氏曰山川渚原之居不易其利使之各適其適而不敝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水火金木飲食之用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

女頒爵禄以至用民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故國無災民無疾也澄曰前文是謂大順順之至也明於順皆謂一世之順至此言聖王所以順又本於禮義治人情之一君師而言聖王之行順道以教天下之大順者具事非一此聊舉其大槩耳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婚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水等怪為妖飛走等怪為孽然大順之世天地人之應不止於無咎徵而已而又有休徵也天降膏露河出馬圖天之不愛其道也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地之不愛其寶也靈物畢至飛走皆馴人之不愛其情也膏露露之味其甘如膏也醴泉泉之味其醇如醴也器車按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謂山木自成車材不揉治而自圓曲也河圖羲皇時河出龍馬背有旋

毛如圖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也郊棷郊之棷也宮沼宮之沼也民淳德厚正性之情發見比於赤子無所忮害有知之物不起鷙猜與人狎習四靈常在人間鳥獸亦不畏避人無異家畜巢穴在於低處人可俛首下窺而知其有卵有胎也是無故猶云此無他大順之應如此則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自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至此第五節之二十一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之意達順是致和之意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豪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所



右記論禮之辭凡五節

禮記纂言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三十六

元　吳澄　撰

禮器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筠云貧切

柯古
何切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陸氏曰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也鄭氏曰釋猶去也回邪僻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然孔氏曰竹大竹也筠竹外青皮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內外協服物無不懷歸於仁物既懷仁故鬼神亦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氏曰此因上外內諧和遂云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張子曰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孔氏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頼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獻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

有所利若麯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夏橘寒瓜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鱉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為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于天故焫蕭以求陽以形魄歸于地故祼鬯以求陰此理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為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罻羅必在鳩化為鷹

之後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若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羽墳衍則宜莢所謂地理有宜也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𥌒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

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色界切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孰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孔氏曰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為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少隨年豐荒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隨時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尺證切

後皆同革紀力切

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

三者之體固異葢天神則以陽為體地祇則以陰為體人鬼則寬以陽為體魄以陰為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賔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為禮一也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澄曰稱如權之稱物使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葢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叙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葢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

亦可謂之祭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贄孔氏曰此復明上文稱次之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也猶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而與之玉亦謂為瑞也書云輯五瑞又曰班瑞於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

文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澄曰上文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覆解之矣此一小節又再說稱也以足上意葢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宜體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為貴也重直龍切翣所甲切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
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饔餼於上
大夫堂上八豆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
侯伯之豆三十有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
四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
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
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上公七介諸
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
抗木為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抗木橫
三縮二加抗席三如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
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氏曰天
子德尊廟多為稱諸侯德薄廟少為稱士一廟據下
士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
之豆數禮有正羞庶羞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
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此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正羞也介副也牢大

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者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賔主皆然三重則四席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古者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用淺色緇布為之每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每縮二横三為一重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

以抗載於上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朝音潮食音嗣繁步干切琥音虎璜音黄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

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將士旅之謂君揖之孔氏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狩適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朝饗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儐賓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案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而無殺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飡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飡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飡諸侯再飡而告飽勸乃

又食士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云食力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飱無數也大路繁纓一就者殷尚質以木為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匝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匝則一成車既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也共畢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七就故注以此七就為誤圭璋特者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聘禮行饗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如束帛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此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案聘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唯用

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也鬼神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故單席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無數也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祔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藁秸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方

氏曰繁纓葢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匝葢色至於五而後備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與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為貴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葢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為大此則木路為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為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為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神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陛

氏曰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冕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如鞶帶之鞶非是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馬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埽地而祭羞牲體馬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量音亮

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觶支豉切甒音武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孔氏曰案郊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畧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以小為貴也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

尊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别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别耳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之斛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盎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矣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斝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與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經不同者盎卑者以大為貴然則此經所言盎天子諸

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邪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為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以三乃其別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棜於據切

鄭氏曰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凡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棜是轝名如今大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少牢司宫尊兩甒于房戸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

禁為棜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陳氏曰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彝酒之過方氏曰棜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廢禁則又下矣陸氏曰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豐似豆而卑非有足者也故豐亦或謂之廢禁謂之廢固亦以去為義廢敦言喪無所事敦

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卷與袞同黼音甫黻音弗纁忠云切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禮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

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主以文為貴諸侯之服雖自衮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斷故言黼亦舉其下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其章有黻故曰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絜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為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方氏曰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陸氏曰天子舉龍衮其次舉黼又

其次舉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如以辭而已矣是諸侯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也若天子上士服玄冕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琢辰轉切又丁角切大羹音泰和胡臥切越音活犧音莎又如字鼏莫歷切樿章善切杓市約切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冪椰木白理也孔氏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以質素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又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

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羮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祭天用陶匏蓋以尾為尊畫犧羽於上或用犧形為尊是夏殷禮也疏麤也冪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陳氏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冪唯尊而已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殺所戒切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而至於禮以素為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

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詡況矩切樂五孝切又音洛下同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緻密也物㒷可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孔氏曰外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德

音普徧萬物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周氏曰外用其心者出而應物者也內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馬氏曰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徧萬物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脩誠以事之而已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外心接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為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攘如羊切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孔氏曰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及卒哭祔加一等少牢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士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已之有無而後可為故以是言

之馬氏曰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鏤力豆切簋音軌紘音宏梲章悅切

方氏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鄭氏曰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斵而礱之天子加密石馬無畫山藻之禮也孔氏曰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鏤簋朱紘天子之飾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為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

為隘矣_{㵗戶管切}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㵗衣濯冠儉不務新孔氏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克勝也孔氏曰戰勝祭受福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張子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衂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主庇民皆無名也若止謂伏義者為

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莫有不義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於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末告利成利之為言順利通達内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為養養乃其間一事耳澄曰自禮有以多為貴者至此凡十五小節皆言稱之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麾毀皮切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切

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所稱同義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為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葆之言褒也葆大謂器幣也孔氏曰凡祭祀

本為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為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怏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人生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綦音忌奧音燠下同夫音扶盛音成瓶步丁切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閒為大夫文二年八月丁卯大祀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小僖大閔為君時僖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為宗伯與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并與及爨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

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周氏曰先炊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畜之有先畜也澄曰自君子曰祭祀不祈至此二小節言宜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當丁浪切

體謂身之百體成謂完全人身之百體皆備乃為完全之人若缺其一體則非全人矣設謂所置之處言耳目鼻口手足各在其處也設之不當謂若眉在眼下口在鼻上或手之指短足之指長之類皆為不當不當則雖備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

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上既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千皆不可缺如人之百體也凡禮大小顯微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體之俱備也損之益之揜之大之則俱不可者猶人百體之設各有定處不可易置也損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揜謂蓋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致謂至極或大或小或顯或微其餘共有三千三百之多其為禮之至極則一爾不可有所去取亦如人之百體一一皆當愛養也孔氏曰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以多之為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為小以少之為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為大以外之為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為微以内之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為顯也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麤備然後足以為禮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别至於三百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又以户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如入室者必由乎户此禮之為體所以有一之不可或缺而或不當者也

自禮也者猶體也至此三小節言體之事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愼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孔氏曰求竭己情盡其戒愼致其恭敬内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外也澄曰若者句末之助辭猶易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若字雖不訓順然或内或外各以其誠其於人道之倫為順也沈氏曰表裏相攝内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僞矣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順而討也有順而摭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殺所戒切摭之石切摲所監切放方往切

鄭氏曰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

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討猶去也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撕而播謂芟殺有所與也撕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孔氏曰經常也直謂任己而行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撫猶拾取也君沐粱士畢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為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直而行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為母期鄉燕不以鄉為賓長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之義

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閨門是矣順而摭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斛而播者謂斛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餕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已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龍衮冕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為文以不同為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為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摭為對脫簡誤在末耳討去也摭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法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澄曰凡此九條皆順其自然之倫九條之次今依項說更定

自君子之於禮也至
此二小節言順之事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鄭氏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用也澄曰共由猶云通行言夏殷周三代之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為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黒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澄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方氏曰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為文言青則知素

之為質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音無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亦坐尸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食飲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按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為之不常

用一祝也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就此衆祝之中皆得相侑尸也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也澄曰言尸之或立或坐殷異於夏詔侑或有方或無方周異於殷曰亦然者言亦如上文或素或青之不同也繼之曰其道一也言坐立及有方無方雖不同而其敬祭之道則一也道即禮也此句與上文三代之禮一也一句相始終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醵其庶切又其約切與與音餘

鄭氏曰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孔氏曰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發爵之主不與子孫酬酢餘尸凡六在后稷之東

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祫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但有主無尸也凡斂錢飲酒必合均遍與旅酬相似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陸氏曰按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澄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四小節言時之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似廉切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沉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孔氏曰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

孰最近遠者古近者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按宗伯祭廟以祼鬯為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為始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蒸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大饗有生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旣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孰今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

血腥爓也以其神畀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沈氏曰祭禮有腥燖孰三獻舊說謂腥爓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為無知則不仁以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爓所以為智又一說謂腥爓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爓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慼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戲子六切又音促頖與泮同惡音呼池大河切相息亮切温紆運切

鄭氏曰作起也已猶甚也懿戲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呼池漚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皆為温籍重禮也孔氏曰君子行禮當有積漸非是徒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所由以為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告后稷是先告卑後祭尊也先告呼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牢

舄之三月祭前十日七日散齊三日宿齊積漸敬慎不敢逼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藉之至極也皇氏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畧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須不可以偏廢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為之文而已由始言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温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傅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贊之步有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

故曰温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莞音官稾古老切鞂江八切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也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為席祭祀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

用莞簟之安而設蒲鞂之麤席皆脩古也方氏曰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本末一物追還之而已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曰脩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親其所進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禮有儐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歡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主猶賓主之主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古者今之主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

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氏曰内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不為民物敬信故禮為萬物之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觀物在於心心不可以無節所以節之者禮而已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能度彼者以吾有度也能量彼者以吾有量也苟無節於内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以制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

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亹亡匪切

鄭氏曰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孔氏曰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為夕謂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亦順天之時也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禴秋有嘗冬有烝此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夕月於夜明之坎此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為事下之禮此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然此皆財物之大者

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為禮者莫非財物也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者為其足以致其義故也亹亹言物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馬氏曰天時雨澤君子勉勉樂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得以行其禮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孔氏曰此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方氏曰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

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衆而誓之也澄按賢謂有德有道者衆謂有能者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也升上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謂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上文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是也方氏曰告天謂之升中因名山而升中因其高以告

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為之兆也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四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馬氏曰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澄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圜丘方澤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于岱宗柴望詩言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與相接連故以在地之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心中之誠于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為墠覬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饗人間之祭于郊也人之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天曰帝其實一也故此登彼降上下交相感應焉本無彼此亦與上下姑以人目所視而言之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亨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為

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升中于天者下地之人往與上天之神接鳳凰龜龍地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乎天者也饗帝于郊者上天之神來與下地之人接風雨寒暑天之氣也神之造化也故其和由饗帝而致天之應乎人者也二者之感應各有所屬鳳凰自空中飛下人間故曰降龜龍自水中出至地上故曰假風雨不過多亦不太少故曰節當寒而寒當暑而暑故曰時此數語至精非幾於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登封泰山承襲升中于天之說而誤下禪梁父承襲饗帝于郊之說而誤或以饗帝于郊為兆五帝于四郊非也彼乃常祭爾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

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罍音雷縣音玄分扶問切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孔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于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縣之罍尊在阼階堂上犧尊在西階堂上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交相應於堂下也上下禮樂

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馬氏曰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至德之一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罍尊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罍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在西者陰也君位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周氏曰雷陽也牛陰也故罍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

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隂陽之配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氏曰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以禮為反本故用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以道己志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觀器之善

惡而知工匠巧拙觀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馬氏曰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葢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屬之玉切定丁磬切祊百彭切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也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內謂之羨道猶言也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為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孔氏曰祼鬯既訖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

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盎薦酒之時也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羮肉湆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求而未得故於三處求之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於堂為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此祊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方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尤見其敬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羮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盎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

於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美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故以益言之設祭於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祭言其事祊言其所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畧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四望山川既尊則明察先公之廟轉尊則神靈按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鷩冕七章饗先公熊氏曰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蔟祀四望奏

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益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絺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其牲體疈辜其祼器用散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興舞山川四

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祼則用鬯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㽔賔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祭血祼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帗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

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

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音餘內音納見賢遍切纊音曠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照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孔氏曰此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歟三牲

魚腊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束帛加璧者謂朝而行饗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龜為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照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餘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招致遠物也馬氏曰大饗者三年一祫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大祖之廟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衮冕饗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薨魚也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美味味為陰也籩豆之薦

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和氣氣爲陽也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長樂陳氏曰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待使臣歌皇華以送待帥臣歌采薇以送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燕饗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而弗臣故也新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按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亨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主

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爵筭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賵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内可以觀也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為敬祭親於廟所以為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

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耳記曰大廟之内敬矣

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耳馬氏曰人死斯惡

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

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

禮生於仁義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戶卧切

孔氏曰其人即忠信之人也鄭氏曰道由也馬氏曰道之爲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

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彊言禮孔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天之備祀天重於旅帝延平周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方氏曰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

為不敬大矣它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彼義切倚於綺切朝音潮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也孔氏曰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没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祭子路與行禮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將餕至戶內人於戶受餕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在下之人送餕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饗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

其知禮也張子曰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禮以敬為主故也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彊力即聘義所謂彊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彊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執事者内外異位乃以内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為為之也即無為是圖速者也

右記論禮之辭凡十

禮記纂言卷二十六